特1000
19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昭公盡九年

經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枉故）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枉故）

邾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遂滅賴九月取鄫（鄫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特1000
19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弑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
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鄭國之
難不可禦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若何虞難齊有仲
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
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殺鄭事在僖九年）
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衞僖二十五年衞滅邢）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



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
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
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
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能遠圖）其大夫多求（貪也）
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
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
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
魯衞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衞偏於齊而親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及王力所能）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爲下會申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蠻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公共）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與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

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夏無伏陰（伏陰謂冬溫也）春無凄風（凄寒也）秋無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雷出不震（震霆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爲夭天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



侯辭以疾（如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偃師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巡狩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僑往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不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未（鄭伯爵故獻伯子男）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



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逃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後（自奢後）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悖諫悖很也很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爲十三年楚弒其君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特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答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莊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爲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師徵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爲尉氏所殺）已爲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遏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子產）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柱列者（柱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法（偏楚晉蔡偏楚曹滕偏宋）政不率法禮鄭先衛亡偏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冬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鄒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朱方此年秋役在夏汭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箴尹宜咎（箴尹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遠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闘韋龜城賴之師）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婦人聞之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叢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荐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爲卿襄二年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年孟丙仲壬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遂使爲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蕕（丘蕕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既具（饗禮具）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爲（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檜洩不與已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左不便舍置也不可曰大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壯襄二十四年大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

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棄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撰二（簡撰取二分）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我（不以壽終爲鮮）者自西門（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
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
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叔孫昭子卽位朝其家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
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殺其父故但言其見
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
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勞據其所
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
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
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
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出奔而歸爲子祀
奉祭以讒入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爲
日夷傷也日明傷曰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
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關不拄第尊王公曠其位
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爲卿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人爲言艮爲言敗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爲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牝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心以屈生爲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邢丘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即位而往見）公如晉（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今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卉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勞至于贈賄無違者何故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者）

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恤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言善於禮（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勞諸索氏（河南城皐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爲信享頫有璋享饗也頫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



有好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飧有陪鼎熟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羊舌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遽啓疆）厚爲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

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郊（郊鄭地）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不敢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爲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產攻）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莒人懇于晉（懇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閒暇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

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遽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遽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盧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犹師（犹猶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犹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今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驪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共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言常卜）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郟（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郟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棼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經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已法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涖斷之以剛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小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肹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

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爲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爲罪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況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爲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

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柤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爲暴主不恩賓恩慮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

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也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遹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徐楚大夫楚子執之逃歸



懼其叛也使遽洩伐徐遽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鬬韋龜之子蕩歸罪於遽洩而殺之帰罪於遽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甲爲吳所敗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士鞅爲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爲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年暨齊平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虢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巳齊侯次于虢虢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甕玉櫝之屬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晳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瑤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靈王張本）遂赦之（赦無宇）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侯遽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
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
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
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冀朝）傳序相
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
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
圖（狂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



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
（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賚子）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
寡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
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
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
梁（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荅郊勞（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無憂而孟孫益已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爲杞取成（不書非公命）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髯也）欲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弓名）既而悔之遽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祀祭也）晉侯有閒（閒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



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問何爲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況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



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宵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虎虎子皮弟罕朔奔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曰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

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鶺鴒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已病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羇（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羇寄客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



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今著辭）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建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二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昭公盡十二年

經八年春陳后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葬陳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會故書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依仗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

夸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夸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為十年晉侯彪卒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癸疾三月甲

甲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悒自殺經書辛丑從赴于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懇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懇也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爲招赴楚楚當問罪故重發之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裘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旗及巳（望子旗惠及巳）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與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袁公）楚人將殺之請賓之（置馬玉）既又請私（私盡臣恩）私於幄如經於（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縊而逃（使戍爲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戍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爲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禮以息楚（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今在析水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水之津由用也）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經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者猶書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書者皆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之城父縣屬譙郡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伯父圖之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無所可責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覇未能改正朔易服色也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共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



遂遂送死衣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夏大夫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曆推前年誤置閏遂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年是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之佐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瞽也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紂以乙卯亡故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壁壁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也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故曰非其物而歡會故曰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懷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耆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戊子晉侯彪卒五同盟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孛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無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吾是以譏之爲晉侯彪卒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人言故多怨 彊於陳鮑氏而惡之 鮑惡陳 夏有告陳桓子
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
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 遂見文子 文子
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二子子旗子良 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
酒也先伐諸陳鮑方駐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
公陳鮑焉往 欲以公自輔助 遂伐虎門 欲入公故伐公門 晏平
伸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端委朝服 四族召之無所往 四族
欒高陳鮑 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言無善義可助 助欒高



乎曰庸愈乎 罪惡不差於陳鮑 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
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鉏率吉請斷三
尺焉而用之 王黑齊大夫靈姑鉏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五月庚辰
戰于稷 稷祀后稷之處 欒高敗又敗諸莊 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
之又敗諸鹿門 鹿門齊城門 欒施高彊來奔 高彊不書非卿 陳
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
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 不可強取
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 蘊畜也孽妖害也 姑使
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莒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邑桓子召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孫之無祿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氏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已邑分之國之貪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桓公亦能施以致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

傳言陳氏所以興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鄆莒邑取鄆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殷社之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聲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人於畜牲戊子晉平公卒如葬寵之言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



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謂子尾曠空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高疆自取此禍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弒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嵇氏薨昭公母姓嵇女歸大蒐于比浦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邾人于厥憖厥憖地闕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齊歸謚齊歸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豕韋二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復在豕韋般卽靈侯也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而享大利所以塞積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尚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



克然昭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爲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棄捐故言無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五月齊

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晉之不



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楚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衣有襘帶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有結禮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日共言順日從無守氣矣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依叔向曰魯公室其單乎君有大喪國不廢



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單乎殆其失國爲二十五年於齊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爲暴虐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撰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

桓莊三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牢稱習古三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

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

莊十二年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糾



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寧殖邑戚孫林父邑獻公出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爲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經十有三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侯玄孫大夫陽卽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掛孫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莒故辭公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楚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晉伐鮮虞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不書將帥史闕文

【集傳】十二年春齊高傒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葬及道除道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徙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拒鄭先公舊墓故道有毀則曰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則朝而堋堋下棺弗毀之日無若諸侯之賓



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而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宜知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恤爲二十年華定由奔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君至河乃復取鄆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憖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



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爲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傻齊大夫傳言晉大夫之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于若敖宦四年鬬椒作亂令楚子信讒而託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晉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以書名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晉荀吳僞會齊師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卷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爲下晉伐鮮虞起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絞奔郊郊周邑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



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廿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爲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嫡也及此禍拄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嫡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朝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憖子仲南朝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朝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



歎鄉人過朝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憂患湫愁也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遠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深思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微以感之南朝放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爲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爲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還適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於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圍費傳）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與我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羮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柲鍼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

特1000
19



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蔡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蔡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獲沒不見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春秋左傳集解30巻　特1000-19

ガラス使用